

戏剧脸谱的用色。同时吸收了民间艺术中的皮影造型、埃及壁画等处理手法，使整个作品既民族化又国际化。这部作品以章回的形式，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比如，“纸币国”“无条件投降”……画面与文本中的关键词，背后都是社会现象与历史进程。

我国的民族及民间艺术，从来就带着浓厚的装饰情调，从殷周的青铜器图案、秦汉的玉石雕刻、唐人的金碧山水、宋元花鸟、寺庙壁画、刺绣、缣丝、木雕、陶瓷彩绘、民间年画……这些遗传下来的民族艺术遗产中，都可以看出我国艺术的装饰风格。从张光宇的这部作品里，我们更显著地体会出这些艺术对于他的影响。而更显著地影响他的作品的，是明清的版画、近代民间的玻璃画、年画及明代杰出画家陈老莲的人物画等。自然，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的作品风格使他得到一些启发，但是由于张光宇是以我国传统艺术为基础来吸收外来影响的。他早年从事于舞台布景的制作，更使他接近民间，祖国的传统艺术在他的艺术思想上长下了深厚根基，因此在《西游漫记》这一作品中，虽然包罗采纳了各种东方的图案和造型，甚至埃及、波斯的艺术风格等，

但是他用来统一这些不同风格的总调子，还是中国的。

由于种种原因，尽管《西游漫记》只画了第一集，但却深刻地表现了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顽固派和侵略者鬼鬼祟祟地表演名为“受降”，实是卖国纵敌的丑剧，表现了特务横行的黑暗世界、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经济情况和乱拉壮丁充当内战炮灰的悲惨局面等。这部作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反动政府的控诉。从中可以看出，张光宇那种特有的色彩、构图、线条的运用及人物的变形，说明了画家在技法修养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发出诱人的热力，通过深刻细腻的技法，把内容感染于人。

水浒人物：有传统更有生活

自从《水浒》传世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可说家喻户晓，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各阶层，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武松，都有一个李逵和石秀……作画者如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高度的艺术修养，就满足不了读者的审美要求。此外，自小说广泛流传以来，绣像插图版本，不胜统计。戏剧、绘画、电影以及工

艺品等等，各方面的艺术工作者，都为水浒英雄创造形象。其中有明代陈老莲的《水浒传叶子》等许多优秀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印象。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张光宇的《水泊梁山英雄谱》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其文字作者为著名作家孟超，配合张光宇的绘画，属于“故事新编”性质。正如张仃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光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对各阶层的动态有过深刻的观察，否则达不到典型化。”他笔下的军师吴用，不同于诸葛亮；而装神弄鬼呼风唤雨的公孙胜，又与智多星有别；大刀关胜，也不能抄袭关云长的外形，但也需略有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一批英雄形象，都塑造得极为成功，如武松、石秀、李逵、鲁智深；武松与石秀是两种气质的武生，李逵与李智深又是两种类型的黑头，都未曾借助于戏剧脸谱，而是来自现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在张仃看来，恰恰是借助了张光宇自己的漫画才能，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与夸张，使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母夜叉和一丈青，都是造反女性，却截然不同，是明清以来，公式化美人的一大突破。宋江、卢俊义都是梁山的头面人物，却看出他们的不同出身，不同气度；一枝花蔡庆、浪子燕青和阮氏三兄弟，在中国任何小市镇，都是与我们擦肩而过、日夕相逢的人物……其中的服装道具，均出于艺术家的创造，既非明清，亦非汉唐，用光宇自己的话说，是‘造谣’，但他的‘造谣’，令人信服，这就是艺术上的成功。”

相比于《民间情歌》时期学习珂弗罗皮斯风格的影子，这套水浒

下图左：张光宇作品《西游漫记》选页。

下图右：张光宇作品《水泊梁山英雄谱鲁智深》。

